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

十五贯

朱素臣

著

满汝毅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小说本 ·

十五贯

满汝毅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SHI WU GUAN
十五贯

朱素臣 著 满汝毅 编著

责任编辑：孙宝文

封面设计：永铭记文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三河市文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18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2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5.80 元

ISBN 7—80626—235—0/K·97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

赵氏孤儿

西厢记

牡丹亭

长生殿

桃花扇

窦娥冤

十五贯

琵琶记

荆钗记

拜月亭



出版说明

1956年，在我国戏剧舞台上，昆曲《十五贯》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几至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周恩来总理称道它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昆曲《十五贯》是在传奇《十五贯》（又名《双熊梦》）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它的成功，也是继承和发扬原作精华的结果。传奇《十五贯》的作者朱雱（hē），字素臣，号荃庵，江苏吴县人。明朝灭亡后，他绝意科举，致力于戏剧创作，为清初一大剧作家。其传奇作品达十九种之多，而《十五贯》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名作。

传奇《十五贯》，成书年代不详。这部作品取材于宋人话本《错斩崔宁》及《后汉书》李敬鼠穴中得系珠珥事。写书生熊友兰、熊友蕙兄弟二人，父母双亡，为生计所迫，哥哥友兰毅然外出“受值为佣”，留弟弟友蕙在家读书。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友蕙竟无端被卷入杀人害命冤案之中。哥哥友兰偶得友蕙入狱消息，急急返乡为弟弟鸣冤，因携带客商资助十五贯钱，亦蒙冤受难。熊家兄弟在狱中相见，倾诉不白之冤，痛不欲生。苏州太守况钟监斩，因曾梦见“双熊衔鼠”，所以对熊家兄弟案情格外注意。经仔细查问，疑为冤案，遂仔细访察，终使熊氏兄弟及侯三姑、苏戍娟免成刀下之鬼，而杀人凶手娄阿鼠也受到了应得的惩处。最后，熊氏兄弟一举登科，分别与侯三姑、苏戍娟结成眷属。在艺术手法上，传奇《十五贯》采用两桩冤案交叉发展的双线结构形式，使得剧情丰富多

彩、曲折动人。

传奇《十五贯》虽是古典戏曲名作，但却一直很少刊印。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燕瑾、弥松颐的《十五贯校注》一书，印数仅达万册。为普及这部作品，我社邀请满汝毅先生，将其改写成小说。与此同时，在征得张燕瑾、弥松颐同意后，将其点校的传奇《十五贯》合集推出。

此外，书中还选收王弘力先生绘制的精美插图，供读者欣赏。

书中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泣别	(1)
第二章	鼠窃	(8)
第三章	得环	(17)
第四章	摧花	(20)
第五章	饵毒	(26)
第六章	陷辟	(39)
第七章	商助	(49)
第八章	窃贯	(59)
第九章	误拘	(69)
第十章	如详	(78)
第十一章	狱晤	(83)
第十二章	梦警	(92)
第十三章	阱泪	(98)
第十四章	夜讯	(106)
第十五章	乞命	(114)

小说本·十五贯

第十六章	踏勘·····	(123)
第十七章	廉访·····	(131)
第十八章	擒奸·····	(144)
第十九章	恩判·····	(149)
第二十章	请罪·····	(159)
第二十一章	考试·····	(163)
第二十二章	谒师·····	(165)
第二十三章	刺绣·····	(172)
第二十四章	拜香·····	(177)
第二十五章	双圆·····	(183)

第一章 泣 别

人世昭然法已伸，
旁观多少悟迷津。
何妨再借春秋笔，
唤醒人间未醒人。

这首诗，是为前朝大明成祖永乐年间一件蹊跷事而作。其间忠佞邪正，纷纷不一。

且说山阳县的胯下桥头，是一个繁华小镇。街路不宽，两面店铺，接接连连，都是酒肆、饭馆、银局、米店，绸缎绫罗，衣冠鞋袜，不一而足。真是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无一不备。桥西，有一淮阴熊姓兄弟，父母早逝，只留下兄弟二人。长兄友兰，胞弟友蕙。这兄弟二人书窗勤苦，恒心向学，是一双才识博达的兄弟。无奈家境贫寒，生活困顿，一身兼仆，四顾无亲，正如俗话说说的“满腹文章不疗贫”，渐致炊烟屡断，既乏囊底之资，又少经营之术。俗话说兄弟者，乃五伦之一，亲如手足，终生相帮相扶，骨肉情也，如若有一件什么大事，亲朋救不得急时，毕竟还

是兄弟切心。友兰眼瞅着弟弟，两天了，没有一口东西入肚，虽然他浑身已是软绵绵的，但还是把半个炊饼留给了兄长。友兰望着炊饼，他的嘴禁不住蠕动一下，然而他用力吞回一口唾液，摸炊饼的手又缩了回来。

为生计事，熊友兰已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思忖着变通之策。

熊友蕙从旁偷眼看着哥哥那张清瘦的脸，此刻变得长了，几天来笼罩的忧郁之色，显得更浓重了。两道淡得隐含不清的眉毛，在眉心处蹙成一个八字。那双灵活的大眼睛，也变得呆滞了，浮起的眼袋也越肿越大。

他痴呆呆地，望着家徒四壁的屋顶。他们的家是一幢曲尺形的老屋，与临街开粮米铺的冯家，仅有一墙之隔。熊友兰思虑来去，如若兄弟二人坐以待毙，不若拼将自己出门谋一生计，多少觅些工价，以资助弟弟专心向学，一旦学业有成，亦可显祖扬名。

熊友兰心里有事哪里能睡得安稳，天还没亮透，枕上已听得远寺钟敲，林鸦雀噪。隔窗远望，市野一片灰茫，便起身唤醒友蕙。

友蕙披上褂子，揉醒睡眼，向哥哥问过早安后，

垂立一旁道：

“哥哥将小弟唤起，不知何方有所派处？”

“非是有所派处，愚兄近日心绪有所愁烦！”“哥哥，我们兄弟相处甚笃，有何愁烦？”

“自从双亲早逝，愚兄未能担起长兄之劳，才使得家计日凋，致兄弟担饥受饿，乞今已断炊二日，倘一旦双双饿死，沟壑身填，可不负泉下双亲和你我堂堂七尺之躯？”“不知哥哥作何打算？”“哥哥有意弃学……。”

“怎么，哥哥意欲弃学？哥哥呀！”友蕙近前一步拉了友兰的手道：“听哥哥所言，小弟亦有一言奉上，古来学问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但谋道而不谋食。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我兄弟刻意读书，岂为饥寒改节？不激不发，望哥哥且免愁烦！”

“非是哥哥愁烦，你我皆书生，怎懂经营事理，我虽愁烦多日，总理出一个变通之策，不知吾弟听了可否使得？”友蕙听到哥哥有了变通之策，急步趋前，欣喜地搬了哥哥的肩头道：

“哥哥有何变通之策？快告诉小弟！”

熊友兰望着友蕙那倔犟而稚气的样子，一股骨肉亲情的快意浸透心扉，他拉着友蕙的手道：

“哥哥的变通之策么……就是为免你我兄弟双双饿死，不如我一人出外寻求一个生计。”“那我呢？”

“留下小弟在家，专心向学，待哥哥所得钱钞，悉数供吾弟费用，岂不甚好？”

“哥哥说得甚是，为免双双饿死，得由一人出门图谋生计。”

“吾弟也赞成愚兄的变通之策么？”

“赞成。”

“既然吾弟也赞成愚兄变通之策，我就打点一下，准备出门去了。”

友蕙上前拦住友兰道：“哥哥，你说到底应该谁去？”友兰说：“自然是哥哥前去。”

“是哥哥你去？”友蕙急切地追问。

“是该哥哥我去！”熊友兰望着弟弟的倔犟劲，且，把话说得又脆又响。

“哪有这般道理？哥哥呀！你我兄弟情深，同甘共苦。一旦只有我一人向学，咱那地下有知的爹娘啊，能不悲伤吗？”

友兰劝说道：“弟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论年纪哥哥稍长于你，且筋骨颇健，不似吾弟长得柔弱，难胜重荷。”

友兰看友蕙欲要抢话辩解，便压了他的话头道：

“再则，吾弟资性聪颖，远胜愚兄百倍，他日功名之大事，倚望吾弟了。”

“哥哥，乃我熊家长子，关乎宗社，按长幼之序，自然是哥哥在家读书，小弟出门才是，吾兄当懂得古人说‘效职当从幼，承恩先及尊’的道理呀！”

熊友蕙几句话直说得友兰面红耳赤，应答不上，使得友兰感到身子有些飘忽，便拉下脸子道：

“愚兄主意已定，吾弟莫要再争，就这么办了！”

友蕙望着哥哥那愠怒的脸和暗藏下的友爱情意，心里也有股说不出的情意，便扑在哥哥怀里道：

“哥哥呀，自从双亲去后，多赖哥哥育我成人，为报哥哥恩情，难道我还不该代劳？”

“小弟不必虑心，哥哥亦找好了去处！”“噢，哥哥有何去处？”友兰执手道：

“你道我有何等去处，昨日偶有舟船停泊河下，欲觅当梢一人。”

“当梢？可是把舵之人？”

“正是！月给工价半贯，我想，当梢之事，对我甚为相宜，为此，哥哥决意应承下。”

熊友兰痴情地望着友蕙，从怀中掏出五贯钱，放

在友蕙手上道：“这是预定钱，小弟你先收下，留着生活用，一会儿哥哥就要启程了。”

友蕙手上托着五贯钱，望着哥哥那张白皙、清瘦的脸上露出的柔情，哇的一声哭起来。他边哭边说道：“哥哥既去当梢，教我于心何忍？不如我们死在一处，倒也干净，我断断不能叫哥哥去当梢！”说完，猛然把五贯钱摔在桌上。

熊友兰见此光景，冰冷的泪水顺着双颊流进嘴角，又流进心里，把碎了的心也给冰透了。他大喊一声：“小弟如此，与其双双饿死，不如哥哥先从双亲去了！”说完便一头向山墙撞去。友蕙急忙上前抱住友兰道：“哥哥息怒，万万不可行此短见。既然哥哥执意已决，我挽留不住，万望哥哥此去多多保重！”

熊友蕙边哭边劝，双手抱着哥哥跪倒在地，熊友兰伸手欲拉起弟弟，友蕙竟长跪不起。熊友兰也跟着跪倒在地，兄弟二人抱头痛哭。“哥哥呀！”友蕙哭叫。“兄弟呀！”友兰哭喊。

“哥哥此去，千万要保重自己，要保重自己啊！”

“不劳小弟叮咛，小弟在家，当哥的却有一言嘱咐给你！”“哥哥有何吩咐？”

“此处隔墙，贴近冯家粮铺的内室，他家有少妇在

堂，声息相闻，愚兄走后，须把书室迁进内间去，以绝嫌疑之声！”

“承哥哥见教，明日小弟就把书室迁进去。”“请小弟记住：早休息，早闭门。”

友兰见一切安排停当，拉着友蕙的手说道：“哥哥这就走了！”

“哥哥慢走！请受小弟一拜！”“哥哥对小弟也有一拜！”

“哥哥，让小弟送你一程！”

“谢小弟，不要送了，相见日再叙情肠！”“送哥哥，断肠人送断肠人！”

二人走一程，又走一程，直达城外，友蕙跪倒在地，对友兰拜了三拜，友兰对友蕙又回拜了三拜。这才是：

离歌一曲千行泪，至今拨弄指犹寒。

第二章 鼠 窃

和熊家兄弟一墙之隔的是冯家粮米铺。

老掌柜冯玉吾祖籍淮安，老伴新逝，留下一个孩儿，一个养媳，孩儿名唤锦郎，养媳叫侯三姑，一家三口过日子，倒也平和。

冯玉吾自从淮安来到山阳县，开办冯家粮米铺起，三十年来，门面虽不见大，过得也还算小康。他勤奋俭省，从未雇过一个伙计。养媳三姑从走稳步子起，就里外忙活。儿子是一个又傻又憨的丑汉，光有一把力气。此刻，老掌柜冯玉吾从外面讲妥了一笔生意。进得屋来，坐在几乎仅容一人进出的店铺里侧的一张破木椅上，双手紧攥着一串油腻无光的铜钥匙，呆呆地望着里间屋的儿子和在外屋地忙活的养媳。他那极为木然的神情，与这繁华喧闹镇子很不谐调。冯玉吾是一个善虑事的精明人，很会支撑门户，很会精打细算。他做起生意，真是春风满面，那话语又甜，又讨人喜欢。在胯下桥头的顾客中，提起冯家粮米铺，自有一番生意人的魅力。冯玉吾长年穿一件古铜色交领

长衫，海昌蓝色长裤，白袜配一双圆口云头鞋。从老伴过世以后，精明的

冯掌柜，便有了一桩心事，这就是锦郎和三姑的亲事。锦郎是个丑人，五官不正，一张黑脸，筋筋没肉，说起话来嘴斜眼歪，真是又憨又傻。偏偏养媳侯三姑长得俊俏，性格温顺。平素穿戴也很素朴，梳双螺髻，着短袖，短比甲，身下着一深色长裙。虽然两人都已长成，正好乘时合套，但冯掌柜也觉得这丑夫俊妻太不班配。所以，他一想到为孩子们圆房，不免每每长吁短叹。日子久了，也觉得婚姻前定，尽由他去，好自为之，坏处准备。一天早晨，冯掌柜作成一笔买卖，买主因为钱不凑手，交了十五贯钱，又留下一双金环抵压。老人一想干脆把金环和钱都交与孩儿们收存，乘机也好扯过话题说一说婚期之事，开导他们一番。

想到这儿，冯掌柜便从坐椅上站起，推门来找锦郎，锦郎正在屋中摔着泥块，一边摔着听响，一边咧开大嘴傻笑：

“哈哈，我好快活。”

“锦郎，你……你都多大了，还在房中作儿童游戏。”“啊呀我说爹呀，我玩得好开心呀！”